

群

經

宮

室

圖

羣經宮室圖下

揚州焦循學

社稷圖一

社稷圖二

宗廟圖一

宗廟圖二

宗廟圖三

明堂圖一

明堂圖二

明堂圖三

明堂圖四

明堂圖五

明堂圖六

附九室三三相東圖 四室之角接四室圖 七筵九筵分兩面圖 毋堂深七筵圖

明堂圖七

壇圖

學圖一

學圖二

學圖三

學圖四

附鄉飲酒敷席圖

學圖五

敘

凡十九篇附圖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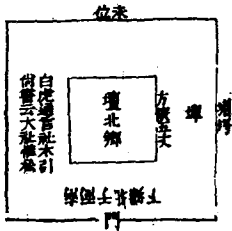
下

社稷園

甲九書壇

山

障



右社稷圖一

此大社也白虎通引春爇文義云天子之社稷廣五丈諸侯半之蔡氏獨斷云天子社稷土壇方廣五丈諸侯半之社稷二神同功故同堂別壇俱在未位未位者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門正午社壇在右是爲未位乾鑿度謂坤貞於六月未右行陰時郊特牲謂社祭土而主陰氣土與陰竝坤象故位於未此社稷居右之義也周禮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註云壇壇與墉埒也疏云謂於中門之外右

邊設大社大稷王社王稷又于廟門之屏設勝國之社稷其社稷外皆有壇埒于四面也周書作雒解云乃建大社於國中其壇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疊以黃土將建諸侯鑿取其方一亩之土燾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爲土封按尙書金縢篇云爲三壇同埒馬氏註云壇土堂祭法云太壇爲埒註云除地曰埒封土曰壇

鄭風東門之埒傳云埒除地町町者正義云徧檢諸本字皆作壇壇埒字異而作此壇字讀音曰壇蓋古

字得通用也左傳襄公二十八年子產相鄭伯如楚舍不爲壇正義云服虔本作壇解云除地爲埒王肅本作埒而解云除地埒埒者則讀爲埒也蓋埒从單壇从賣音同故相通借據

金縢祭法則表各殊也

說文云埒卑垣也蓋壇爲擁土之

名故壇埒均謂之壇周書之壇獨指壇言其壇之土

各五色也

春官地人凡祭社壇用大畢此禮亦以壇言

五色土之說亦見韓詩外

傳云天子社廣五丈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

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其方色土苴以白茅以

爲社明各土謹敬潔清也白虎通引春官傳云天子

各大社焉東方青色南方赤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

上冒以黃土故將封東方諸侯取青土苴以白茅各

取其面以爲社明土謹敬潔清也蔡氏獨斷云天

子大社以五色土爲壇皆與周書說同禹貢徐州貢

土五色鄭氏註云土五色者所以爲大社之封社之

用五色土兼羶也

胡氏謂云漢書武帝賜齊王閔策曰多其青社獲王且曰元社廣陵王胥曰夫社蓋古之遺制漢臣故邪

祀志元始五年令徐州牧
歲貢五色土各一斗也

郊特牲云君南面於北墉下註云
北墉社內北嚮北堂書鈔引太公金匱云植槐于王
路之右起兩社築垣壇祭以酒脯食以犧特尊之曰
社垣與墉同類是壇外有垣周之也鄭氏以爲墉埒
則所謂墉者弟壇土爲卑垣以觀禮會諸侯之壇例
之當然郊特牲正義引條牒論云稷壇在社壇南俱
北嚮營立壇其門或曰在社壇北蓋觀四方之諸侯
故四面有壇門此北嚮則社壇之北有門義或然也
其云稷壇在社壇南卽蔡氏別壇之說竊爲五事以
辨之封人掌設王之社壇註云不言稷者稷社之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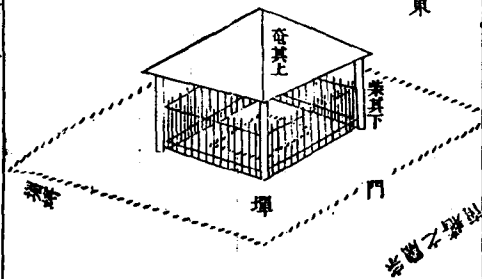
也疏引孝經緯云社是土總神稷是原隰之神原隰是土之一耳又土者山林屬木川澤屬水邱陵屬火墳衍屬金原隰屬土洪範五行又曰土又曰土爰稼穡又曰稼穡作甘是穀屬於土稷者又穀之長故祭原隰之神謂之稷原隰已在社之中又立稷壇是肴二稷矣其辨一周書言社壇用五色土蓋青土山林也赤土邱陵也白土墳衍也驪土川澤也黃土原隰也今於社壇之外另立稷壇將亦用土五色與是仍社矣將純用黃土以象原隰之神與則社已冒肴黃上矣明堂之側別無太室大社之右另立稷壇

兼是制也其辨二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疏云地道尊右故社稷在右是尙尊尊之義社爲五土之總神其尊於稷兼舜今稷壇轉居社壇之右是尊卑之位紊矣其辨三勝國之社屋其上而柴其下使各有二壇毋壇方廣五丈竝得十丈屋必離壇以編椽則又兼以四面餘地及中相間之餘地屋已廣十餘丈較九筵之數已將倍之是誠社之屋大於明堂也且壇中不可以立楹柱此十餘丈之楹棟豈柴棧之壁可支與其辨四大司徒封人言社稷之壇封人嚮人亦獨言社壇小宗伯言右社稷匠人亦獨

言右社不聞有獨言稷者白虎通云不謂之土何封
土爲社故變名謂之社別於衆土也爲社立祀始謂
之稷語不自變有內外或曰至稷不以稷爲社立祀
變其名事自可知也不正月祭稷何禮不常存蒼人
爲用故立其神文雖殘闕不可詳說然云爲社立祀
謂之稷蓋於社壇之上兼祀稷也以原隰之神有生
又穀之功故獨表而祭之而配之以后稷也小宗伯
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春煠穀公二十又
年傳陳侯擁社以待於朝是祭社則壇上另設社主
鄭氏云以石爲之 以此準稷蓋亦有主祭時同設於社壇上故

白虎通曰立其神而不曰立其壇也其辨又舉此又
事兼稷壇明矣陳氏禮書謂王社兼稷壇又云王社
侯社不置稷大社國社皆有稷此據漢魏官社兼稷
晉書禮志云漢至魏但太社有稷而官社兼稷故常二社一稷以王社不祀稷兼稷壇太社祀
稷另有稷壇余則謂皆祀稷而皆兼稷壇也

應門之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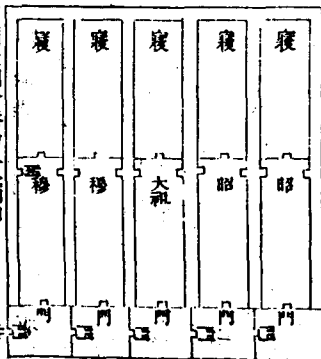
右社稷圖二

此亳社也其制散見諸書者穀梁傳云亡國之社以爲廟屏白虎通云置宗廟之牆南蓋爲廟屏者爲廟之屏蔽其地當亦樹木廟門外望見之故以爲誠也郊特牲云墜國之社屋之又云薄社北牖使陰明也註云絕其陽通其陰而已公羊傳云蒲社災蒲社者何亡國之社也社者封也其言災何亡國之社蓋掩之掩其上而柴其下掩其上則屋之之謂也柴者說文云小木散材月令收秩薪柴註云大者可析謂之薪小者合束謂之柴管子山國軌篇云握以下爲柴

楮把以上者爲室奉三園以上者爲棺槨之奉則柴
爲小木無疑也地官媒氏聽男女之陰訟於勝國之
社註云亡國之社菴其上而棧其下使無所通春官
饗祝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註云勝國邑所誅討
者社稷者若亳社是矣存之者重神也蓋揜其上而
棧其下爲北牖論衡亦云亡國之社屋其上棧其下
絕於天地此卽公羊說而易柴爲棧說文云棧棚也
通俗文云板閣曰棧見一切經音義管子內業篇云傳馬棧最
難先傳曲木曲木又求曲木曲木已傳直木無所施
矣先傳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傳曲木亦無所

施矣淮南子道應訓云柴箕子之門註云紂歿箕子
亡之朝鮮舊居空故柴護之考諸說蓋編木爲壁蔽
其四面如今之柵欄也然皆不能棄疑者以柴作棧
已自通明不必又於北爲牖且柴棧之上牖難依附
所云北牖使陰明與公羊傳柴其下之說不可強通
竊謂如郊特牲說唯北有牖則不可以入戶祝之類
其將列於牆外祭官若祭勝國之社稷
則爲之戶祝見禮記恐非禮意疑四面爲
棧向北有門可通出入也依公羊傳作圖北牖之說
姑置勿論

一統素履蓋
與素履之廟
另立一處



兩廟之間有巷婦人入廟由
巷入廟門也不然太廟廟之
廟門外即昭穆廟立于廟門
外堂立于昭穆廟下

門

宗 穆

右宗廟圖一

天子七廟之制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注云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又廟兼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

正義引禮緯稽命徵及鈞命決云唐虞五廟親廟四始祖廟一

夏四廟至于孫五殿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

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

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各二祧享嘗乃止注云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于一祧之中其注周禮守祧云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武之

廟是二祧卽文武之廟明堂位所謂文世室武世室也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注云四廟高祖以下與始祖而又此云與始祖而又與王制所云與太祖而七異者蓋五廟之制自虞至周

通典云唐虞夏商皆五廟夏氏謂之曰氏春秋傳本廟以附書云五世之廟

自天子至附

庸皆同

通典云鄭元按禮經元命包云天子五廟二昭一穆與始祖而五廟氏禮書云公侯伯子男其本廟皆室車旗等或雖稱其立五廟一也禮記書紀季以都入于齊公羊傳云紀季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則附庸之廟與諸侯同可知也

周于五廟之外更立

二祧故周儒說禮者謂之七廟此鄭氏義也乃七廟之位古無明文賈公彥言諸侯之五廟平列此七廟或亦如之則成王時文王屬王考廟武王屬皇考廟

當是時祧廟立乎抑不立乎竝則祀者何主倘虛之
以待文武之親盡則曾子問所云七廟無虛主者有
虛主矣倘先祀高祖之祖父則是共懿之旨六世而
親盡孝夷而後四世而易檐而制紊矣不預立則先
此之及廟已定至此必增加改造羣主遞移非所以
安祖考奠鬼神也且爲計之廟制同于路寢毋堂東
廂九雉得四十五步七乘之得三百十五步饔餼在
廂堂下則堂下至壁有餘地也土冠禮適東壁注云
時母在闈門之外婦人入廟由闈門是闈門在壁而
闈門之外必有巷道以居兩廟之夾中也然則此四

十五步外又加以堂下餘地及牆之厚巷之廣毋廟
至少約得十步共七十步竝之已三百八九十步治
翰之左僅廣四夫得四百步太七廟之三百八九十
步此外宿衛官舍齒涂豈十餘步所可考者因考周
禮隸僕職掌又寢之埽除糞灑之事注云又寢又廟
之寢也周天子七廟惟祧無寢詩云寢廟釋相連
兒也甫曰廟後曰寢若祧與又廟竝列而祧獨無寢
何以成制則二祧與又廟必非一地也惟祧與廟不
一地故廟有寢祧無寢親盡而立之爲無礙于又廟
抑又廟共廣三百步于翰左爲可置左傳言衮王致

文武胙于齊史記言顯玉致文武胙于秦獨曰文武
必文武之祧另立另祭乃專得此稱魯賜天子之禮

樂于周公之廟爲天子五室之制

春林太室屋棟注云大廟之室明堂位云祀周公于大廟

又云大廟天子明堂太廟爲明堂制奉宮仍翼室制故子貢觀于魯廟者北堂九葦

因周祀先妣亦立閼宮

因周胙二祧亦立魯公武公之宮且堆門而兩觀丹

楹而刻桷皆天子制也于魯之制可以明周之制矣

余信鄭氏七廟之說又爲細推之如是若宗在七數

之外言自劉歆九廟之制造于王肅廟位相次而南

之說擬于孫燕而皆非也寢者薦新月祭皆于是二

祧無寢故不月祭春祫昭公十八年傳云子太叔之

廟在道南寢在道北廟必南向寢在其北則寢在廟後也準以燕寢之有廷則廟寢亦必有廷尺寸雖不可詳而其制必非甚狹者肯廟之堂七雉得三十五步廷三倍之門堂三之二共百六十餘步七廟九廟之不可平列旣如彼如孫懿之說相次而南則四廟相承已六百四十餘步更加祧廟則八百步矣肯肯亳社後有諸寢此王宮三里之地不足勝其長矣闈門者考工記云廟門容大扃七个闈門容小扃三个注云廟中之門曰闈雜記記夫人之奔喪云入自闈門升自側階以階例門則闈亦在側爾雅云宮中之

門謂之闔其小者謂之閤小閤謂之閤衙門謂之閤
孫炎云闔官中相通小門也李巡云閤衙頭門也公
羊于內廟逢外廟之門爲閤蓋在路門之旁者地官
師氏守王門保氏守王闔守門者守其中央之路門
守闔者守其左右之闔門唐人名其東闔門爲閤閤
卽古之闔門大小可通稱也

文獻通考二百五十四卷殿前門人皇謂
東闔上闔門故謂之入闔毋府元龜

云常闔出入取東上闔門
或遇奉慰卽開局上闔門

士虞禮主婦亦拜賓注云拜之于

闔門之內闔門如今東闔掖門又注保氏王闔云宮
中之巷門然則廟廟之外皆有巷相通其巷側之門
曰闔而在巷頭者曰閤惟其在巷側故在廟廟之東

闕壁婦人由巷而入廟故出自闕門也乃閨閣與闕
可通稱闕與門亦可通稱劉昭續漢志注引古大明
堂之禮云日中出南闕見九侯門子曰側出闕闕視
又國之事日闕出北闕視帝節是也志注又引王居
明堂禮別陰陽門南門稱門闕門稱闕是則闕之異
解與考工不同也閨亦有二說春煠成公十七年左
傳云齊慶克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閨此巷頭之
門也較公十一年傳云盟諸僖閨注云僖宮之門昭
公二十年傳云華齊御公孟及閨中注云閨曲門中
曲門者卽曲城僖宮之門者卽聘禮毋曲揖之曲是

辨曲之門亦名閣也

禮

考廟

皇考廟

祖考廟

顯考廟

王考廟

處之事治

朝

殿

主

門

下

宗廟圖

三

仲九書

右宗廟圖二

士冠禮毋曲揖註云入外門將東面曲揖直廟將北
面曲揖註又云入門將右曲揖將北曲揖聘禮云毋
門毋曲揖疏云諸侯有五廟太祖之廟居中二昭居
東二穆居屬廟皆別門門外兩邊皆有隔牆隔牆中
夾通門若然祖廟已屬隔牆有三閤門亦有三東行
經三門乃至太祖廟門中則相通故將入門有曲入門則相遠
入門既入也故又存曲是以毋門皆存曲今合二禮文爲此圖也知
廟平列者春官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爲之
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

肯大夫士居後凡有功者居肯註云先王造塋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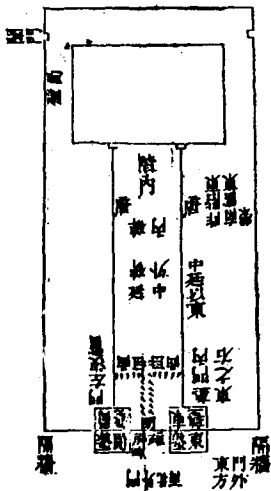
始

于此
之君

昭居左穆居右夾處東闕註有功者云居王墓之

前昭穆之中央以墓例廟知廟之昭穆亦夾處東闕也

後



宗廟圖三

半九書

右宗廟圖三

宗廟之制與路寢同其宜辨明者爾雅釋宮云闕謂之門詩祝祭於祊傳云祊門內也說文云繫門內祭先祖所禘皇也重文作祊此祊卽闕門內曰祊祭於門內亦曰祊以門內故从門以祭故又从示其實一也郊特牲云釋之於廡門之內祊之於東方失之矣註云祊之禮宜於廟門外之廡室釋又於其堂據此則門外之塾亦得名祊蓋楚茨所言爲正祭之祊特牲所言爲釋祭之祊故以楚茨之祊爲在門內特牲之祊爲在門外竊謂釋祭之名見於諸經者絕不與

祊混禮記凡所謂祊皆正祭索神之名所云爲祊於

外

禮器文而出於祊者

祭統文

皆對室中言非門外也家語孔

子引周禮釋祭於祊此亦謂明日之祭在廟門內非以祊爲門外之名特性之所謂失之者釋在庫門之

內爲失失在庫門不在門內也

秦侍郎惠田云祭統云君在廟門外則建於君入廟門內則全

於臣全於子蓋祭祀之禮皆行於廟門之內不當在廟門之外

釋宮又云廟中路謂之唐陳風

中唐有甃傳云中中廷也唐堂涂也甃甃甃也周書作雒解隄唐孔鼂註云唐中庭道隄謂高爲之也說文云隄塘也塘蓋卽唐隄唐一物狀類於防故得同名甃甃者爾雅云甃甃謂之甃註云甃甃磚也今江

東呼瓨甃考工記堂涂十有二分註云謂階前若令

甃甃也疏云令甃今之磚甃磚道也知令甃是磚者

廣雅云瓨甃甃甃甃也儀禮傳是磚卽令甃也甃卽咳飲酒禮

云實出奏咳註云咳咳夏也咳之言誠也周禮鍾師以鍾鼓奏九夏在奏咳夏則有鍾鼓去春官鍾師職云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

齊夏族夏祓夏鷩夏社子春云誠讀如咳鼓之咳是誠咳古今通借字也說文云咳階次也蓋堂下之

道以磚爲之高於平地也說文云甃瓨甃也蓋月令註引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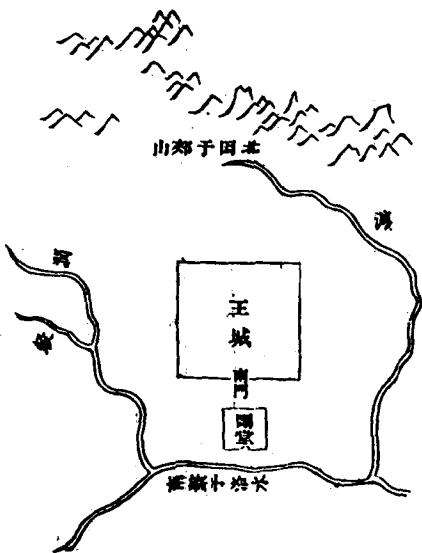
中霤禮云祀竈之禮先席於門之奧東面孔疏謂門

之奧爲廟外廂室之奧竊謂禮文明曰門之奧則卽

指門之廂南隅也祀戶於戶內故席於室中之奧祀

竈於門外東方祀門於門楹祀行於門外之廂故席

於門中之奧與以東南陽言不必泥其爲室中之名
而以爲廟室之奧也



右明堂圖一

明堂之說言人人殊而所在則以南門外爲定玉藻云天子元端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大註云南門謂國門也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嘗之堂而聽朔焉奉事反宿於路寢次如之閏月非常月也聽其朔於明堂門中遷處路寢門終月知聽朔在明堂者以月令十二月所居以布政云閏月大於門則十二月各處其方矣言南門外者周公營洛邑制七十里之郭南繫洛北因郊相去二十餘里南門外去水止四五里

今洛城去水三里故王城在局北

明堂在其間故五經異

義淳于登說明堂在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也明堂月
令說謂在近郊三十里如是則每月聽朔必踰洛水
且洛水之外已非近郊蓋言其制如此爾若按東都
之形勢宜以三里斷之故不曰南郊曰南門外也必
以東都言者周書作雒篇言周公作明堂之制是明
堂在東都而鎬京之明堂兼有明文蓋明堂之設所
以簡諸侯頒政令祀天帝宗文王非諸侯所各有未制
禮樂仍依侯制兼明堂饒卜天下之中管王城建明
堂於此而蜀京不簡諸侯兼明堂也惟蜀京兼明堂
故顧命諸侯簡於治簡左氏昭公四季傳云康有鄭

宮之鞠鞠於鄧宮無明堂也鎬京無明堂而樂記言
堯王祀乎明堂者鄭氏謂文王之廟乃文繫於不復
用兵之後蓋兼制作以後言不必泥於堯王而以文

王之廟名明堂也

祭義言祀乎文王諸詩與樂記相似注云宗祀文王

以配上帝是祀於明堂即宗祀文王宗祀定於

周公堯王安得有此以祭義相較知其泛論也知明堂爲鞠諸侯者

孟子言明堂者王者之堂也註云謂泰山下明堂本
天子東巡守鞠諸侯之處明堂位云明堂者明諸侯
之尊卑也使徒爲布政之宮何以大於泰山又何取
義於明諸侯尊卑故荀子云築明堂於塞外而鞠諸
侯豈在塞外者鞠諸侯在畿內者不鞠諸侯也惟東

都有天子之制。周京仍文武之舊，故洛之廟有太室，而顛命當成王，昔猶翼室也。鎬猶翼室而視朝，後反宿路，寢夫如明堂所居，則爲王城之路，寢而非鎬京之路，寢明矣。蓋每月至東都，布令居王城之路，寢也。辟離作於文王，明堂建於周公，自不可混。若謂卽大廟，則明堂方三百步矣。天子九廟已占九里，非宮左所能容。若在廟寢之後，則與王后六宮相近，未有輔諸侯之坐而與后宮竝者也。玉藻南門外一言爲可據矣。

宮方三百步

國之戎九

國之狄五



國之蠻八

國之采九

國之戎六



右明堂圖二

明堂之在郊既得而定矣而九五之辨堂室之滄戶
牖之縣修廣之數紛紛不一竊謂泥眾說以求經則
經文愈窒審經文以考制度則爲狀甚明明堂位九
采在應門外八蠻在南門外是有兩重門也九夷在
東門外五狄在北門外六戎在副門外是四面有門
也因推之考工記匠人言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
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窗白盛又言
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蓋視夏之
尺度爲變又增以四阿重屋之制其九階夾窗同也

又言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鬲九筵南北七筵堂
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蓋夏殷中央之室大於四角
之室周母室度同又堂崇三尺者易爲九尺故詳之
其九階夾窗四阿重屋同也九階者明堂位云三公
中階之南北而東上諸侯阼階之東鬲而北上諸伯
鬲階之鬲東而北上是面有三階其三面每面兩階
也云四旁兩夾窗者言太室之四旁每旁一戶每戶
兩牖夾之共四戶八窗無所謂三十六七十二所謂
二十戶四十窗者則指世室言非謂明堂夫如是也

考工記止言四旁
兩夾窗明白可據

云四阿重屋者大室之屋高於四旁也

見甫屋
圖第六

云南北七筵者深六丈三尺也東廂九筵者廣

八丈一尺也每室二筵者每室深一丈八尺堂廉在
南北者各深四尺五寸也至五室之制則以月令準

之青陽東室也明堂南室也總章廂室也元堂北室

也太室中央室也因而審之四面曰堂

總章青陽以明
堂元堂統之

中

央曰室則一室四堂也考工記言五室者僂文耳其
于世室云堂修二七兼五室於內矣固不可瑱列之
云某修幾何某修幾何也則云五室者兼堂矣固不
必瑱列之云一室二筵四堂各二筵也且室夫通稱
矣孟子言爲巨室詩序言宣王考室是也月令托周

書第五十三正爲周制其言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太室正考工記五室之明證个居左右則廟在毋旁之正中云明堂左个明堂右个明堂大廟則三者皆名明堂猶云明堂之中間明堂之左間明堂之右間也云大廟大室則以室居中當四大廟故云大廟大室猶云青陽明堂總章元堂之室也由是言之五室爲一室四室兼疑也止一室則惟此一室有戶隔兼疑也四室分春夏秋冬而大室當夏季則通爲五行之室兼疑也一个居四維則室不在四維兼疑也四維別兼室夫兼疑也凡此見於經文者明白可見自泥

於五室之名必不欲統堂於室於是四維之个化而爲室而置个於四尺五寸之堂廉且變五室爲九室變四堂爲十二堂而月令之左右个遂璣寘處室旣有九戶隔夾多堂室旣縣則斷非九筵七筵之地所能容乃又變九筵七筵爲方一百四十四尺而嚙堂之說遂棄定也又嘗考尙書大傳云孟春之月御青陽左个仲春之月御青陽正室季春之月御青陽右个孟夏之月御明堂左个仲夏之月御明堂正室季夏之月御明堂右个孟秋之月御總章左个仲秋之月御總章正室季秋之月御總章右个孟冬之月御

元堂左个仲冬之月御元堂正室季冬之月御元堂
右个此與月令同而稱四太廟爲正室可見青陽明
堂總章元堂卽名爲室此外別無四室也是九四堂
一室爲五室之明證矣逸禮云夏則居明堂正廟啓
南戶冬則居明堂後廟啓北戶南戶卽中室之南戶
北戶卽中室之北戶蓋每一年啓一方之戶四戶之
外別無所謂戶也然則考工月令明堂位實可互証
而定其制無可疑也乃九筵七筵則有議矣魏李謚
論云凡室二筵丈八地耳戶牖之間不踰二尺禮記
明堂天子負斧扆南鄉而大鄭元註云設斧扆於戶

牖之間而鄭氏禮圖辰制云縱廣八尺以八尺辰置
二尺之間此之亵通不待却者較然可見且若二筵
之室爲四尺之戶則戶之兩頰裁各七尺耳全以置
之猶且不容矧復戶牖之間哉又復以世代檢之卽
虞夏尙樸殷周稍文製造之幾每加崇飾而夏后屯
室堂修二七周人之制反夏促狹豈夏禹卑宮之意
周監郁郁之美哉隋牛宏上明堂議云依鄭元註每
室及堂止脊一丈八尺四壁之外四尺脊餘若以宗
廟論之祫言之昔周人旅酬六尸竝后稷爲七先公
先王合十一尸三十六王及君北面行事於二丈之

堂愚不及此若以正寢論之餽頌朝宴據燕禮則賓及卿大夫脫屣升坐是却天子燕則三公九卿並頌升堂燕義又云席小卿次上卿言皆侍席止於二筵之間豈得行禮若以明堂論之總高之肯又帝各於其室設青帝之位頌於大室之內大昊從會祖宗配高丈八之室神位有三加以簠簋籩豆牛羊之俎四海九州美物咸設席工升歌出尊反坫揖讓升降亦以隘矣循謂一戶兩窗則戶處正中設展正蔽戶牖李謚泥戶牖之間不足以辨且戶牖之間卽容八尺將展爲偏設王非正大矣鄭氏說魯大廟如明堂以

周書五宮同制故謂三者制同不必皆九筵七筵也

禮廟自依書傳
爲九筵七筵

因考之二公侯伯子男皆大於廷堂上惟

天子大之翼以待御兼取於大自戶至廉凡二丈二

尺五寸以廣乘之

依東周九筵當
廣一丈四尺

加以左右个地夾非小

壇方三百步堂止方二丈四尺以此準之明堂之度

於義爲合

王會解廣公處公等皆大堂下周公太公唐叔荀叔天子大
堂上此卽二丈四尺之堂明堂位周公在堂上三公等在堂下

與王會同則
堂與壇可例

戶外止餘四尺此依四角爲室言四角兼室

余辨之矣至謂周尙文宜大

牛宏又云漢司馬宮云夏后氏豈
其堂之廣百四十四尺周人以爲

兩序間大夏后七十二尺依馬宮之言
則周堂大於夏室後王轉文周大爲是

則虞十二章周九章矣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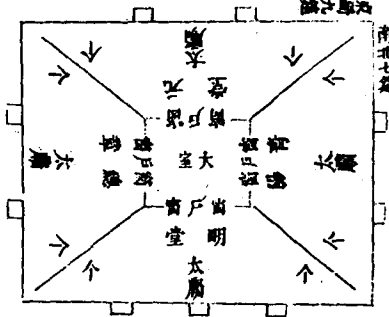
二代者非徒增兼亦也

如此作圖
究屬偏見

其上
意屬
見屋

此字即此

南北七庭



奉天宮室圖

下

明堂圖三

美

半九書廳

右明堂圖三

一室四堂爲五室月令之文可據矣而左右个之狀未肴詳者或以鄭氏言世室之室在四角又於月令言左右个爲東偏屬偏南偏北偏室既非个因說个卽四尺五寸之堂廉此斷不然矣李謚說四面之室各肴夾房个者卽榑之房也賈思伯說按月令亦兼九室之名原其制度不乖五室其青陽右个卽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卽總章左个總章右个卽元堂左个元堂右个卽青陽左个如李說个在兩旁則明堂元堂肴个而青陽總章兼个矣青陽總章肴个而明堂

元堂兼个矣如賈說則止脊四个耳竊謂以左右言
斷在兩旁以个之名屬於明堂青陽總章元堂言則
毋隅之两个斷不可以相通个之形經兼明文然而
可考也左氏傳大室屋壞此中央重屋名大室屋則
南阿之屋爲明堂屋東阿之屋爲青陽屋西阿之屋
爲總章屋北阿之屋爲元堂屋也明堂屋之下則明
堂之太廟左右个青陽屋之下則青陽之太廟左右
个總章屋之下則總章之太廟左右个元堂屋之下
則元堂之太廟左右个毋方之屋爲一正方夾兩句
股形一正方卽爲大廟夾兩句股形卽夾左右个形

也自阿端至榮作邪殺筓下卽依此作隔牆太廟與
兩個乘所隔母隅之兩個則有隔也然則以考工之
重屋四阿知母阿當一室於月令言左右个及太廟
同繫母室之名知大廟左右个合爲一室夫而後室
與屋合堂與室齊有正大之體兼瑣縟之象正先王
之制作也陳祥道禮書云介於四隅然書
爲邪角非隔於母室之左右也知乘隔者面三階不
可皆容於太廟之前則兩旁之階必當个使个與大
廟相隔則登必旋轉始至中矣且考之鄉射記言布
侯之狀上个又尋中十尺倍中爲躬倍躬以爲左右
舌註云中方者也躬中之上下幅也左右舌上个也

居兩旁謂之个又云上个象臂下个象足大射儀云中離維綱註云侯有上下綱其邪制射舌之角者爲維疏云維於上个下个上下躬兩頭皆有角又以小繩綴角邪折縫於繩上繫著植據此侯之兩畔作四三角形考工記梓人爲侯上兩個與其身三下兩個半之此上兩個卽上兩旁之兩三角也下兩個卽下兩旁之兩三角也鄉射禮祭侯適右个設薦俎適左个亦如之左个左旁之三角形也右个右旁之三角形也射侯之得名个以邪角形則以大室比中以元堂明堂比上下幅其兩旁之个比侯旁之个其事雖殊義則可

通也鄭氏註梓人个云个讀如齊人擗幹之幹射侯
之个同幹則明堂之个亦必與幹同釋文云幹裔也
說文云裔兩膀也釋名云裔挾也在兩旁裔所夾也
个通於幹爲裔下之名張其兩臂夾下正兩三角形

故个字卽象兩臂夾躬之形

人字象臂脛形

以形求之亦邪殺

也

按个字說文所棄徐鉉云明堂左右个者明堂廟室也當作介今考个字之見於經者其說有二梓人註讀作幹一也特在饋會禮云佐會盛所俎

俎釋三个註云个猶枚也今俗言物數个若干個者此讀然考工記扇車稱七个五个大射儀矢稱一个二也鄭氏一讀幹一讀箇絕不作介字解之則是个字古有之非介也其个作介者素若有一介臣大學引作一个夏八年左傳云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註云一介獨使也昭二十八年傳云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註云一个單便是爲介即个之証乃馬氏尙書註解一介爲一心耿介趙岐註孟子一介不以取諸人云一介紳不以取人凡稱一介者非一个之義左傳一作个一作介必有一誤揆其文義當是介字左傳介誤作个則大學之个亦介字之誤未可據此謂明堂左右个爲左右介也史記貨殖傳云

竹竿千个孟康云个者一个两个顏師古註漢書此語云个字作箇方言云箇
枚也說文云箇竹枚也蓋揚許之箇字即个字故說文有箇而兼个个之作箇
猶鄭氏引世俗作個也據鄭氏讀幹之一語个非介字必去太
平御覽引周書明堂云左爲左介右爲右介此亦不足爲據

个惟明堂
个之左傳于叔孫家稱个何也夾室在左右與个之
在左右同故稱夾室爲个此左氏屬文之稱非叔孫
之家有明堂邪角之个也

右明堂圖四

考工記于七筵九筵明曰周人明堂則明堂度以筵也書傳于七雉九雉明曰周人路寢則路寢度以雉

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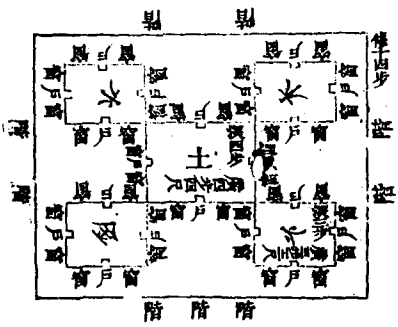
度長以筵故雉長三丈

明堂小于路寢者路寢爲燕射之地不宜

太狹明堂鞠四方諸侯天子立于上羣后列于下列于下者庶故宮百倍于堂立于上者獨故堂不妨三分于寢宮大以容天下之同歸也堂小以著至尊之獨立也乃必以筵殊雉而七九則同者何也路寢大廟明堂其大小雖異文室則同易雉以筵制度仍合改其七九形則淪矣且翼室取于正方形文室之个取

于耶鞠何也又室雖原于四阿而八个實通于翼室以翼室言之其東廂九堆南北七堆者自阿之南自阿之北各三堆餘一堆分爲檐宇之度蓋正北二堆爲室室之東廂共四堆兩北堂合二堆兩房合二堆廂堂二堆東堂二堆兩楹之間得四堆兩階之上共得二堆兩夾共得二堆以尺寸計之毋二堆縱六丈橫八丈北堂及房毋廣八丈深三丈東廂堂毋廣十二丈南北深四丈兩夾各廣二丈東深十二丈兩階之上如兩夾之廣深兩楹阿棟之中得一室地而中堂之南北亦各得一室之地度雖參差以四阿之室準

之則明堂卽當楹之二筵也青陽卽東堂之二筵也
總章卽廟堂之二筵也元堂卽北堂之二筵也大室
卽室之二筵也以室處當阿之地合北堂以處于室
之地而兩北堂兩房之地乃合而裁之爲北之四個
矣以東堂廟堂之南半移而當室而兩夾及兩階之
上乃合而裁之爲南之四個矣正置之爲五室爲四
阿以廟諸侯祀祖考化裁之爲兩夾爲兩房以便于
居處通于諸侯大夫錯綜之而咸宜參伍之而皆合
也又何疑于个之邪網乎



右明堂圖五

明堂之制既據經文以得其狀而又取鄭氏說者何也鄭氏之說世室說也考工記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又室室三四步四三尺註云修南北之深也夏度以步令堂修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修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又云堂上爲又室象五行也三四步室方也四三尺以益廣也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其方皆二步其廣益之以三尺土室於中央方四步其廣益之以四尺此又室居堂南北六丈東甬七丈

以上禮註

以祿推之四隅室

各廣二丈一尺深一丈八尺中室廣二丈八尺深二丈四尺堂修八丈四尺廣十丈口五尺乃後儒李謚之徒多以室居四角之說爲非千餘年來爲鄭學者不能明疏其義今以其文核之其云木室於東北則木堂於正東也火室於東南則火堂於正南也金室於西南則金堂於正西也水室於西北則水堂於正北也不言堂者木東火南金西水北人人共知而火室之在東南木室之在東北金室之在西南水室之在西北則人或不明故詳註之也且此註註世室也彼經文明以中室之修廣大於四室則四室若居正

中將不成制况室居正中堂轉居四角邪惟其室在
四隅室顯於堂故以室名般人屋顯於室故以屋名
周人一室在中四面皆堂則堂顯於屋與室故以堂
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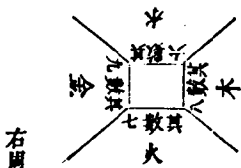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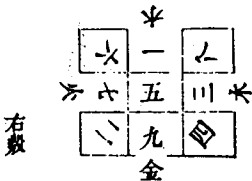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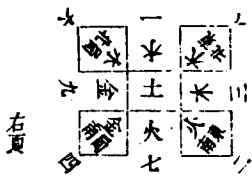
說本牛宏議
所引馬官說

古之立名皆有取義按名思實亦可得

之但室之在四角世室也非明堂也鄭氏註月令云
青陽左个大寢東堂北偏青陽大廟東堂當太室青
陽右个東堂南偏明堂左个大寢南堂東偏明堂大
廟南堂當太室明堂右个南堂西偏大廟大室中央
室也總章左个大寢西堂南偏總章太廟西堂當大
室總章右个西堂北偏元堂左个北堂西偏元堂大

廟北堂當太室元堂右个北堂東偏於世室言四角
有室而不言有个於此言某堂某偏而不言四角有
室鄭氏之義正未嘗以世室明堂同制其考工記註
云或舉宗廟或舉路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
制者何也此謂夏舉宗廟明路寢明堂之制同殷舉
路寢明宗廟明堂之制同周舉明堂明宗廟路寢之
制同非謂三代之制同也若鄭氏謂明堂四角有室互曰某个
某堂當某室視其於大廟云當大室
个止云堂之偏則鄭氏
之義正謂一室四堂也陋儒不究經文亦未深求註義因詆
其四角之說且移其四角有室之說以說明堂又移
其東偏偏之說以說世室及其不通而歸罪於鄭

且敢於雉經名爲鄭學者亦徒泥其言莫窮其蘊鄭
一蔽於詆之又蔽於護之眞足悲矣四阿自殿始八
个自周始鄭於四角明曰室議者謂方位不正將使
堂居於角爲正矣眞瞽說也世室之五室不連堂而
妄指爲堂明堂之五室統乎堂而泥指爲室尤可一
噱矣但四堂居正四室居隅位雖各正而每行之室
獨偏於左或亦不能兼雉此錯綜參伍之妙也下爲
圖以詳論之



右明堂圖六

世室明堂其制不同既詳疏之矣論明堂者每取大戴記明堂篇爲說嘗細考其文知其爲後人所益有先聖遺制可與考工月令相表裏者而附會瑣雜易於惑人故說之者不得其精蘊徒炫於異說今先正其文之譌誤而後疏其義其文云明堂者古有之也凡九室一室而育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外水曰辟廱此一段玉藻疏引異義所說標戴禮盛德篇則此四十九字爲戴禮之文也鄭氏駁之云戴禮所說

雖出盛德記其下顯與本異章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似呂不韋所益非古制也然則卽此四十九字者先儒已疑其僞也其文云明堂月令美經戶也白綴牖也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堂高三尺東面九筵南北七筵上園下方九室十二堂室四戶戶二牖其宮三百步在近郊近郊三十里此一段自堂高三尺以下四十字異義以爲明堂月令書說之文但所引九室十二堂作四堂十二室鄭駁之云四堂十二室詠本書云九室十二堂然則此四十字乃明堂月令書說之文非盛德記文故上尙有明堂月令四字鄭

所謂誤斥異義引誤也所謂本書指明堂月令之本
書也杜氏通典大高明堂篇引大戴禮盛德篇云明
堂九室室各四戶八窗三十六戶七十二牖蓋以茅
上圍下方其外水名辟雍所引與玉藻疏異義同以
下別言之云明堂月令說云堂高三丈東鬲九仞南
北七筵九室十二堂室四戶八牖宮三百步在近郊
三十里其下引堂方百四十四尺一段以又曰二字
繫之堂方百四十四尺之文明堂月令論之文也與
堂高三丈三十二字相繫則堂高三丈之文斷爲明
堂月令說而非盛德記也

近世學者因以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
筵也一段亦爲盛德記文此於盛德之

文既未審於通典亦未細讀
也通典之文甚明茲不備錄

其文云或以爲明堂者文王之廟

也朱艸日生一葉至十五日生十五葉十六日一葉
落終而復始也周時德澤洽和高茂大以爲宮柱名
爲蒿宮也玉藻疏引異義云其古周禮孝經說明堂
文王之廟也其下說之二云禮戴說而明堂辟廱是一
古周禮孝經說以明堂爲文王廟通典既引明堂月
令說之後云又戴德云明堂辟廱是一物周禮孝經
說以明堂爲文王廟皆以文王廟之說屬之周禮孝
經別於戴記藝文類聚引禮論云或以明堂者文王
廟周時往

蓋德字之譌
又落澤字

合和高茂大以爲宮柱名爲蒿

宮與大戴記文同通典云或以周時德澤洽和蒿茂
以爲宮柱名曰蒿宮此天子之路寢也然則大戴之
文禮論所說周禮孝經之義非盛德本文也中又雜
入朱艸以下二十五字於文義爲不倫於篇義爲不
切而又以朱艸爲莫莢殊不可解說按許君所引鄭
氏所駁明白較然檢今本此又在盛德記後另標明
堂篇名又與異義引爲盛德篇者大異顯屬後人因
鄭氏胥呂不韋所益之說摘出附以庶說別爲明堂
一篇附於盛德之後故其文冗雜不一不可爲據因
又考之北史魏封軌云大戴之禮著十二堂之論隋

書宇文愷引大戴禮云明堂者古者之凡九室一室
有四戶八牖以茅蓋上圓下方外水曰墜離夫綴戶
白綴牖堂高三尺東闔九仞南北七筵其宮方三百
步凡人民疾六畜疫五穀災生於天道不順天道不
順生於明堂不飾故者天災則飾明堂舊唐書顏師
古議云大戴所說初者近郊之言復稱文王之廟進
退乘據自爲矛盾據此則魏末隋唐之間盛德之文
已與明堂月令說周禮孝經說相亂諸儒引之而不
深考故或據以爲說或疑而與之辨幸又經異義隋
時尙存牛宏議明堂引明堂者古者之也四十九字

標以盛德篇名孔冲遠杜君卿亦依異義爲說卓然可據至今賴之矣今大戴記注不傳名氏或以爲周盧辨撰乃其註明堂月令四字云於明堂之中施十二月之令又疑其語太重復此未見五經異義不知大戴之明堂篇爲後人雜附者其註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云訟龜文也九數之爲洛書始於趙宋辨註不應及此蓋辨註已亡此註乃後人爲之非辨註也因印今本大戴明堂篇考之夫綴戶也白綴屬也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此十七字繫明堂月令之下當亦卽明堂月令說之文所屬詳思其義蓋傳之古矣

余所謂先聖之遺制與考工月令相表裏者卽九室
及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兩言也九室者統堂言
之指世室也以五室合四堂其數九也洪範五行一
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逸周書小開武
解云五行一巽位木二夷位火三蒼位木四白位金
五黃位土月令疏謂乾貞于十一月子十一月一陽
生故水數一坤貞于六月未六月二陰生陰不敢當
午故火數二正月三陽生是建寅之月故三曰木八
月四陰生是建酉之月故四曰金三月五陽生爲建
辰之月辰爲土故土之數五水在北者從盛陰之氣

所以潤下也火在南者從盛陽之氣所以炎上也木
在東金在巽者東巽俱陰陽相半也是則水北火南
木東金巽之位所由定而不可易鄭氏易繫辭傳註
云天一生水于北地二生火于南天三生木于東地
四生金于巽天五生土于中地六成水于北與天一
竝天七成火于南與地二竝地八成木于東與天三
竝天九成金于巽與地四竝地十成土于中與天五
竝天衍之數五十者五行各氣竝氣竝而減五據
鄭此義生數既位于各方而又育成數與之竝故世
室正北育水堂巽北又育水室正南育火堂東南又

脊火室正東脊木堂東北又脊木室正屬脊金堂屬
南又脊金室也陽正陰偏故二四六八居四角二四
六八必居一三七九之左者鄉飲酒義云天地嚴凝
之氣始于屬南而盛于屬北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
溫厚之氣始于東北而盛于東南此天地之仁氣也
然則春爲東北正東夏爲東南正南秋爲屬南正屬
冬爲屬北正北故木始東北火始東南金始屬南水
始屬北陽數之三七九一既居四正則陰數之八二
四六自居東北東南屬南屬北而在四正之左矣以
爻辰之位言之寅木居東北巳火居東南申金居屬

南亥水居屬北亦其義也賈公彥考工記疏云五行
先起東方故東北方之室言木其實東北之室兼木
東南之室兼木屬南之室兼火屬北之室兼金云先
起東方者卽鄉飲酒義之說云兼者蓋以左右个解
世室故謂其相兼其實四角各配一行不相兼也玉
藻疏引鄭氏云水木用事交于東北木火用事交于
東南火土用事交于中央金土用事交于屬南金水
用事交于屬北周人明堂又室帝一室合于數此言
交者以周明堂每角邪分兩個言之非謂世室也生
成之數有十室止九者夏后氏蓋遵九曜之錫用以

作室形則如囷

說文囷畔治之田也象畔形

數則以九進奇于正退偶

于隅陰尙于藏故以室藏之陽尙于著故以堂著之
土雖陽而處于兼用故藏之以太室而尊之以中央
究考工世室之修廣知鄭氏室居四隅之說爲至當
推鴻範九數之奇耦知鄭氏東南西南東北西南之
說爲至精也以是推之九定在西南而不可南七定在
南而不可西南四定在西南而不可東南二定在東南
而不可西南此五行之定位九數之定鄉今云二九
四七又三六一八以九居正南而奪火位以七居正
南而竊金位斷棄此錯亂不經之數與鄭氏火室東

南金室屬南之說為異與繫辭傳註二七遊于南四

九竝于廟之說亦異其說何也蓋殷制也何以知其

為殷制也呂覽名類篇云湯之時天先見金刃生于

水湯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色尚白其事則金惟湯

尚金故重屋所制九室之形四室之位雖依夏代獨

追火數于廟進金數于南也呂覽上德篇又云周明

堂金在其後脊以見先德後武也云周以金在後則

殷以金在背而周變之也金屬殊為肅殺之氣故象武此文明曰周明堂則指明堂素瑟高誘謂作樂鐘

鐘在後試以地言之天射儀樂人宿縣于陣階東笙磬屬而其南笙鐘其南鐘皆南陳屬階之屬頌磬東而其南鐘其南鐘皆南陳不聞以南為後者孟子云

金聲而玉振之也是作樂金在所先且九夏皆金奏凡祭祀賓客皆用金節樂何云金後高氏之誤由不知殷明堂也云在後者屬

于南爲後

地一生火地四生金四在後南方屬夏屬方屬燥燥在夏後也

進火于南退金于

局也然則周之制同于夏矣謂五室爲一室四堂者何也月令孟春居青陽左个仲春居青陽大廟季春居青陽右个而其數皆八孟夏居明堂左个仲夏居明堂太廟季夏居明堂右个而其數皆七孟秋居總章左个仲秋居總章太廟季秋居總章右个而其數皆九孟冬居元堂左个仲冬居元堂太廟季冬居元堂右个而其數皆六四仲月處堂之正中而仲春之數亦八仲冬之數亦六是偶數居正矣何也夏分陰陽而以奇偶爲偏正周合陰陽而以生成爲帥貳論

奇偶則二四六八附于一三七九以生成言則一二三四統于六七八九周取于成所以著陰陽合一之象也夏殷之數九故九室周數止五故五室重奇數則屏室于四維重成數則廣堂爲八个以一函三

而含大廟左个右个

以三協

寅卯辰同八巳午未同七申酉戌同九亥子丑同六

化夏殷之整爲

斜裁夏殷之偏爲正此周之監二代也然則據考工

而知夏據大戴記而知殷據月令而知周明堂之制

明而九宮

即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漢儒以爲九宮稱宮者以明堂得名也宋儒又借爲洛書則誤矣

八卦

周易即用六七八九

亦明矣故曰先聖之遺制也云三十六戶七十二牖者此臆說也蓋九室之名師承最久說者不知九室

爲四堂五室之九室因以母室皆育戶牖以四八乘之適得三十六七十二之數豈知卽如此言亦止二十四戶四十八牖算之者尙未密也若必以三十六七十二求九室必如北魏李冲所造三三相重簷不覆基房間通街然其穿鑿泥古不成制度已牛宏之所笑矣則三十六七十二者斷爲後人所度不可據也其要異者蔡邕明堂論云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屋楸圓徑二百一十六尺通天屋徑九丈太室方六丈

牛宏傳引作大廟明堂方六丈以按下文又云太室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則爲大室

李善注 八闔九室十二宮三

十六戶七十二牖戶皆外設通天屋高八十一尺二

十八柱布四方堂高三尺外廣二十四丈四周以水
隋書宇文愷傳引周書明堂云明堂方百十二尺高
四尺階廣六尺三寸室居中方百尺室中方六十尺
戶高八尺博四尺說異于考工記九筵七筵蓋既泥
室爲九又牽合月令之四廟八个以爲十二堂則此
九筵七筵之地不可以容乃取乾策坤策之數以爲
度然以方十四丈四尺之堂中室方六丈母而止餘
四丈二尺太以街道三十六戶七十二則堂室爲狹中大
八小亦不成制于是又以四角之室接四室爲九室

李觀云盛德記九室蔡伯皆之徒傳之接四室之角又爲四室蓋崇義誤以爲
秦人明堂圖者是也魏李謏論九室云左右之不重區一隅又云堂之修廣較

六十三尺其中五十四尺計其入室
之中止存一丈此卽四角候室也

今計之以方十四丈四尺中
室方六丈四隅所重之八室每室二丈一尺其正而
分十二堂然四隅之室止當大室九分之一堂勢參
差尤非制也若李謚取考工之五室取盛德之戶牖
以五室而爲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不待知者而知其
妄矣牛宏解廡說而不能通因議明堂取考工之五
室合蔡邕說之一百四十四尺然太戶牖之縣則是
疑七筵之度則非豈知考工月令之文本至明而至
當哉然說者日多益巧益離其宗九筵七筵之制而
不可不急辨者有二其一取九筵七筵而分之以中

中央二筵爲大室室外修二筵爲太廟廟外方二筵爲四堂之大廟廟之兩畔方一筵爲左右个當兩個太廟之前爲堂東甬母面四筵半合九筵南北母面三筵半合七筵是說也可謂巧矣乃通計之南北十七筵東甬十九筵旣屬臆說而母面所餘方三十三

筵有奇更何說以處此也

此李觀說也修十七筵廣十九筵太室太廟方六筵則南北各餘六筵半東甬

各餘五筵半母面三辰太六筵則母面餘三十二筵有奇

其一取七筵而倍之謂母面七筵

說始于唐仲友推其說者以七筵六十三尺倍之得百二十六加中室二筵得一十八尺共成一百四十四尺以考工之度合于蔡邕所論視李觀說爲尤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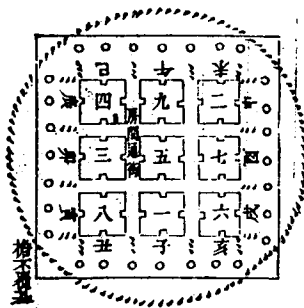
乃經文南北七筵今東鬲亦七筵因而東鬲九筵亦
南北九筵既大戾于經文且九筵既爲母堂之廣而
四角所餘各方三丈一尺五寸又不知何說以處此
也東鬲九筵以一百四十四尺減之餘六丈三尺半之得母角餘地方三丈一尺五寸考母室二筵五室修五丈四尺此母角所餘大于母室將置何名又此七筵之堂兩邊當中室之角區二筵之室則此室角外餘方一丈三尺五寸之地又將置何名唐仲友駁李觀自爲母面泐七筵之說夏有六楹三筵等悖于經文故取其易惑人者辨之豈知經文之南北七筵東鬲九筵母室

二筵不可增亦不可減不可倍亦不可分凡此紛紛
新巧易惑不求經文徒牽眾說左茶右縮獲一二十
總由不知世室之五室以室言明堂之五室統堂言
戴記之九室統堂言月令之十二堂以無室言遂至

薙于七筵薙于兩個蘇戶闢後園徑臆見林立莫敢
違矣余于此制求之甚力每得一說從而又舍久乃
知經文之本明鄭註之非謬三代之制燦然示掌其
精義所取神而化也既分擇盛德記之文疏之于前
又辨窳說之似是而非者庶幾古制明而經文顯也

九室三三相重圖

方一百四十四尺



九室三三相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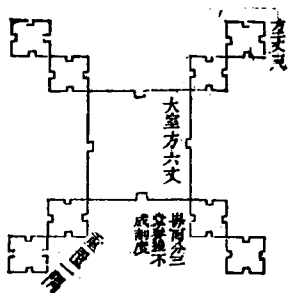
下

明堂圖六附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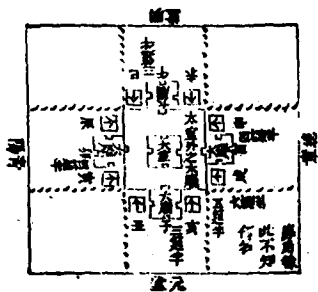
卷

半九書

四角之室接四室圖



七筵九筵分兩面圖



華經宮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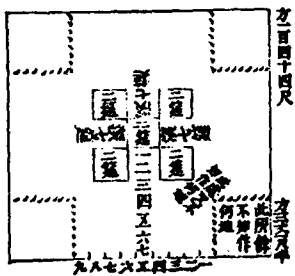
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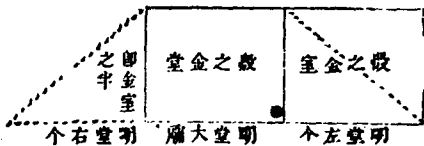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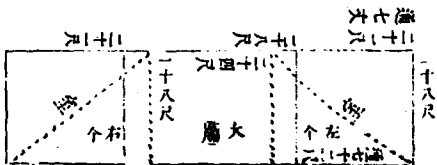
明堂圖六附圖一

粵

平九

昇堂漢七筵圖





右明堂圖七

夏殷九室周五室周之減于二代明矣然夏雖九而實四周雖五而實十二是周且增于夏也世室修十

四步

八丈

周明堂修七筵

六丈

周之狹于世室明矣然世

室之堂深三步

如四隅室之深

廣四步四尺

如中室之廣

積五百口口

四尺

深十八尺廣二十八尺相乘得積數如此

周明堂深一丈八尺廣七丈二尺

積八百六十四尺

以右个補左个成方形則深十八尺廣四十八尺求得積數如此

是周且大

于夏也陽爲大陰爲小夏之堂大于室堂廣其面可

置三階也周取于成則陰化而附于陽故每室二筵也此損益變化之妙用豈牽合于九州七宿黃鍾卦

變四海三統

蔡世說

及十二座三十六雨七十二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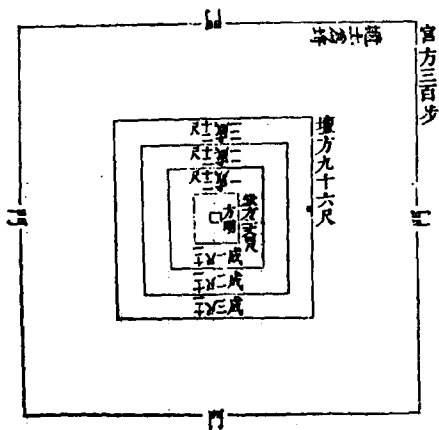
自虎博說縣

擣不切之類哉先王之制至平而至精後儒之說愈
深而愈鑿識者當自辨也經云每室二筵者此亦卽
南北之深言之南北七筵每室二筵東甬九筵則每
室二筵口六尺也深可言廣以邪殺不一而不可言
故經于世室言其修廣于明堂止言其修亦兩個爲
邪形之證也以大槩計之南北之堂深一丈八尺近
階廣七丈二尺則東甬之堂深二丈四尺近階廣五
丈四尺也

爲二筵者三

或謂明堂度小不能行禮豈通儒之

論哉



右壇圖

覲禮云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
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木也方四尺設六
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元下黃註云宮
謂壇土爲埽以象牆壁也八尺曰尋十有二尋則方
九十六尺也深高也從上曰深司儀職云爲壇三成
成重也三重者自下登之爲三等而上有堂焉堂上
方二丈四尺上中等下等每面十二尺每面則四角王巡
守至于方嶽之下諸侯會之亦爲此宮以見之司儀
職曰將會諸侯則命爲壇三成宮旁一門禮詔王儀

南鄉見諸侯也其註司儀職云天子春帥諸侯拜日于東郊則爲壇于國東夏禮日于南郊則爲壇于國南秋禮山川邱陵于國西則爲壇于國西冬禮月四瀆于北郊則爲壇于國北

頁氏云東八里南七里西九里北六里

既拜禮而還

加方明于壇上而祀焉又引爾雅云邱一成爲散邱再成爲陶邱三成爲昆侖邱云遺土爲埒者掌舍掌王會同之舍爲壇遺宮棘門註亦云平地築壇又委遺土爲埒埒以爲宮按說文埒卑垣也蓋四面墜土爲矮牆埒方之中闕之作門鄭氏云諸侯入遺門是也

射字說文玉篇俱乘孔氏云掘地爲宮土在埒畔而高則埒埒似溝壘之謂

其引爾雅者水經註云

昆侖之山三級昆侖之山有三重故邱之三重者

名之註取此以證三成爲三重非取昆侖之名也漢

公玉帶言明堂之上有三樓名曰昆侖此自言樓而說

者乃謂壇爲明堂誤矣

荀子云築明堂于塞外揚倮註云壇也吳仁傑王炎本之

因推其度

宮方三百步爲里一爲徑一千八百尺爲積三百二

十四萬尺壇高四尺蓋堂一尺成各一尺方九十六

尺爲積九千二百一十六尺堂方二丈四尺爲積五

百七十六尺每面十二尺則下層積四千口口三十

二尺

以十二乘九十六又以四乘之又以堂積數減之

中層積二千八百八十尺

以二乘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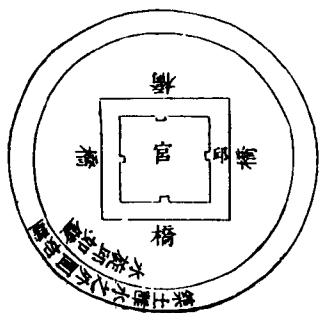
減下層積數

上層積一千七百二十八尺

以三堂積減中層積數

自壇至埒

母面相太七百五十二尺



右學圖一

此辟廱也王制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類宮又云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禘于所征之地受命于祖受成于學出征輒有臯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魯頌云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以此準之辟廱卽大學獻馘之地也魯頌又云魯侯戾止言觀其旂靡小兼大從公于邁惟泮宮在郊故云從邁禮器云魯人將有事于類宮註云類郊之學也詩所謂類宮也字或爲郊宮以此準之辟廱卽大學大學在郊不必

般制也

主制註以在郊爲般制

大雅靈臺傳云水旋邱如璧曰辟廱

以節觀者魯頌箋云辟廱者築土雖水之外圓如璧

四方來觀者均也然則白水之圓言之謂之辟自水

外隄言之謂之廱其中有邱邱上之宮謂之辟廱宮

思齊詩云雖雖在宮是也

箋云宮辟廱宮也

文王有聲詩云鎬

京辟廱自勗自東自南自北兼思不服箋云武王于

鎬京行辟廱之禮自四方來觀者皆感化其德心若

在城中何以容四方之觀者乎後漢書明帝臨辟廱

冠帶縉紳之人圍橋門而聽者蓋億萬計準此則由

隄及邱亦必有橋經文未具耳又按詩由靈臺及靈

圖由靈圖及辟廱左氏僖公十五年傳秦伯舍晉侯于靈臺大夫請以入註云在京兆鄠縣周之故臺則此靈臺卽文王之靈臺也云舍于此而大夫請入則臺在郊外是明鄭氏註靈圖云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孟子言文王之圖七十里圖之大如是定屬在郊三輔黃圖云靈圖在長安圖北四十二里靈臺在長安圖北四十里異義公羊說云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考乾鑿度云伐崇作靈臺鄭氏註詩序云文王受命而作邑于豐立靈臺小序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公羊說以豐邑言豐邑在豐水之圖見鄭箋長安志云豐水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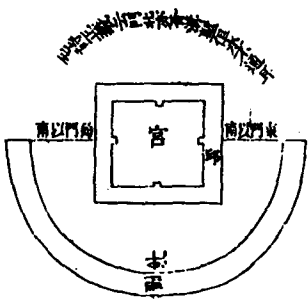
長安縣屬南五十五里是豐邑在長安之屬也黃圖以漢長安縣言今長安故城在屬安府之屬北十三里水經渭水會豐水後越鎬水次水而東逕長安城北是長安在豐邑之東也國之東南二十五里即長安屬北四十里也地理志文王作豐顏師古註云今長安屬北界靈臺鄉豐水上是靈臺在郊斷斷然矣七十里之圖必跨豐鎬爲之地里志鄠縣在豐鄠水出東南又胥潏水即水皆北過上林苑入渭上林苑在長安縣屬北閭氏若璩謂上林即靈園地是也地理志成國渠首受渭東北至上林入象籠渠水經注成國渠上承并及武功槐里縣北準此上林近渭水也蓋園有二一在宮中月

令疏言宮室所在亦有林苑園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所掌也一在郊門之內孟子言郊關之內有園方四十里詩言靈圃是也鄭氏以三靈辟雍皆在郊決爲定論或以在太廟中

盧植服虔買達穎子容蔡邕諸儒說

袁氏辨之詳矣

見毛詩禮記等疏



據許氏
 為同南
 鄉

右學圖二

此泮宮鄭箋說也箋云泮之言半也半水者蓋東闕門以南通水北乘也說文云泮諸侯鄉射之宮闕南爲水東北爲牆按鄉射在庠不在太學此云鄉射之宮者射義云諸侯歲獻貢士于天子天子試之于射宮其容體比于禮其節比于樂而中多者得與于祭其容體不比于禮其節不比于樂而中少者不得與于祭又云天子將祭必先習射于澤已射于澤而后射于射宮註云澤宮名也夏官司弓矢澤共射楛質之弓矢鄭司農云澤澤宮也尙書傳云凡祭取餘獲

陳于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也鄉之取也于園中勇

力之取今之取也于澤宮指讓之取也澤上之宮蓋

卽辟靡

射宮又在
處不可考

周頌于彼甸離傳云離澤也箋云白

鳥卽于甸離之澤說文邕四方有木自邕城池

離身各
邕字之

借

《春秋傳》云川離爲澤

澤爲光澤
之名亦借

然則以水離邱爲

離以土離水爲澤故辟離

一稱離宮

古風第五至在離宮
又云王在離上宮

一

稱澤宮在甸又曰甸離是則辟離亦習射之所準之
領宮當亦然但習射之宮非鄉射之宮也

城

宮

孔子之學

孔子之學
成均

宮南之左

郊

郊

棧庫

小學一名庠
小學一名序

右學圖三

辟離之爲大學大學之在郊斷斷然矣而禮經又首
東序瞽宗上庠成均虞庠五名紛紛而不可部署因
細審之紛紛者皆由小學大學之名不可定也王制
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則小學在城中矣又云蒼園
老子東膠蒼廡老子虞庠虞庠在國之勗郊蒼廡老
斲非大學而小學則又在郊矣于是或以瞽宗爲小
學東序爲大學或以辟離爲小學或以成均卽虞庠
此皆不明小學大學之稱也周禮師氏以三德教國
子居虎門之左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之子弟凡國

之貴遊子弟學焉保氏養國子以道教以六藝六儀
蔡邕明堂論云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
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大戴禮保傅篇云王子
年八歲出就外舍成童而就太學注云小學謂虎闈
師保之學也太學王宮之東者據此王子及國子始
皆學于門闈然後入太學門闈者蓋卽在路門之塾
尙書大傳云大夫七十而致仕老于鄉里名曰父師
士曰少師以教鄉人子弟于門塾之基父師少師教
庶人之子于里門之塾師氏保氏教王子國子于虎
門之塾其義一也王制云耆老皆鞠于庠註云此庠

謂鄉學也此卽屬郊之虞庠鄉大夫行鄉飲酒禮在此記言主人迎于庠門之外卽此庠也又云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左右皆育學則不獨屬郊育庠四郊皆育之惟以蒼庶老言故獨曰虞庠也又云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註云郊鄉界之外者也爲之習禮于郊學遠郊之外曰遂又爲習禮于遂之學郊遂皆育學則不獨近郊育庠矣

學記黨有庠術有序註云術當爲遂疏云六鄉舉黨六遂舉遂則餘

闕里以上皆育學可知

又云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

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註云學大學升而後入大學則未升之時在小學而四郊之學爲小學燕薤蓋王子以門闈爲小學俊秀以郊庠爲小學也又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焮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然則自門闈而入與由郊庠而入者同一大學文王世子云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註云學士謂司徒論俊選所升于學者又云春夏學干戈焮冬學羽籥皆于東序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焮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

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又云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于東序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此與王制所云樂正崇四術等語正合則所入之大學卽所云東序瞽宗上庠也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于瞽宗小樂正爲樂師見文王世子註則大樂正必大司樂大司樂教國子于東序祭樂祖于瞽宗而統云掌成均之灋則成均亦卽大學祭義云會三老又夏于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

齒于大學下言四學則大學有四東序成均瞽宗上
庠所謂四學也東序之在東燕可禋祭義云祀先賢
于廟學此卽祭于瞽宗之謂且祫學禮而在瞽宗冬
讀書而在上庠則瞽宗在廟上庠在北燕禋東序瞽
宗上庠既分于三方此成均宜在南方也成均爲南
學之定名卽爲大學之通名猶青陽總章元堂統曰
明堂也文王世子云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此
郊學也又云于成均以及取爵于上尊也此升于成
均也統言大學則稱成均詳指其事則各舉一方之
學舍諸家不一之說以經証經小學大學之制了然

易見然則大學在宮左小學在郊一定不可移者而王制云大學在郊小學在公宮南之左何也此以辟廡泮宮言之也以國學較鄉學則國學爲王子所居故曰大學以國學與辟廡較辟廡者天子講學之地

說文云天子飲酒之地以泮宮在泮飲酒言之則亦飲酒也

非太子所得入則國學宜稱小

學辟廡宜稱大學也大戴禮帝入東學帝入南學帝入西學帝入北學卽東序成均瞽宗上庠也又云帝

入大學則辟廡也

宋陸農師云辟廡最處中其南爲成均其北爲上庠其東爲東序其西爲瞽宗說四學之方位甚合

惟以辟廡在中爲誤王制明言在郊何得與官左之學共處祭義明云四學何得有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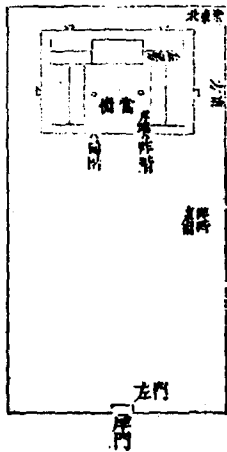
治翰比燕翰則稱外翰

文王世子註云內翰路寢廷外翰路寢門之外廷

比外翰則稱內翰

王藻曰視翰于內翰註云此內翰路寢門外之

正謂也官左之學比鄉學則稱大學比辟廱則稱小學隨
文取義固無紊矣



右學圖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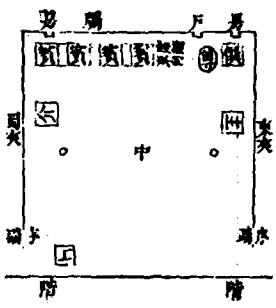
此鄉大夫飲酒鄉射之序也儀禮次大射于燕下次鄉射于鄉飲酒下禮記射義云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上鄉飲酒屬鄉大夫則鄉射亦鄉大夫之禮矣且証之最明者周禮地官鄉大夫職既獻賢能之書追而以鄉射之禮又物詢衆庶是鄉射明屬之鄉大夫若州長射于州序兼鄉射之稱矣且序兼室兼序兼四雷而鄉射禮言東榮言序端亦爲射于序之証也惟言鹿中以記準之宜是士

顧亭人言古本儀禮鄉射記各士屬中一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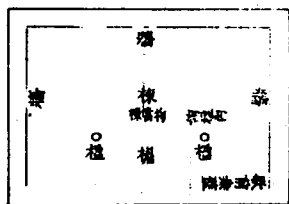
然記言大夫兕

中次君下蓋謂諸侯之大夫鄉大夫則天子之大夫也。以天子大夫射豹，侯諸侯大夫射參，侯例之。其鄉射自用鹿，中邪又以三侯例之。或射者皆士，其大夫自射之。算用兕，中士之算用鹿，中邪且經文云：豫則鈎楹內堂，則由楹外序與庠。竝言矣。總之地官鄉大夫鄉射一言自足爲鄉射在庠之的據。其記文或記異說或經中雜言士制可棄泥也。

附鄉飲酒設席圖



賓席正中南鄉。賓席在賓席。南合賓與東。賓言之故曰坐賓于南。北也。介視賓則在局南。主人對介則在東南。侯在主人北。尊東。故曰東北。東賓席不置。各爲一席也。鄉射則相繼而南。席接席也。介以輔賓亦賓也。侯輔主人亦主人也。尊在侯及賓之間。故曰賓主共之也。鄉飲酒。義言四向之坐如此。禮者泥此謂兼局。房江氏辨之。而禮鄉飲。義不可據。附此圖以明東方。向室之說。誤。豆以明鄉飲酒。義之可據也。



右學圖五

此序也州長春焮習射于此黨正正齒位飲酒亦于此鄉射禮云豫則鉤楹內註云序無室可以溪也今言豫者謂州學也讀如成周宣榭災之榭周禮作序凡屋無室曰榭宜從榭按爾雅云無東廂者室曰寢無室曰榭榭蒙無東廂廂言則視寢又無室矣杜預註宣十六年傳云宜榭講武屋謂屋歇前孔疏云歇前者無壁如今廳是也歇前正無廂與室之屋也學記云黨有庠術有序註云術讀如遂聲之誤也黨屬于鄉遂在遠郊之外此卽移之遂之學其制與州

序同故亦名序

顧寧人云周禮遂官各降鄉官一等則遂之學亦降鄉一等美降鄉一等而謂之州長其爵與遂大夫同則遂

之學其名與州序同可也

周禮黨正飲于序此言黨有庠者又百家爲

黨又黨爲州又州爲鄉鄉立庠州立序黨正之飲酒

蓋卽于州序非黨亦有庠也黨有庠之黨與遂對舉

則鄉之通名非毋黨另有庠也孟子云夏曰校殷曰

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以校序庠別于學序乃鄉

學之名殷人尙質其制無室而歌前周立此制于州

遂而易鄉學爲庠也王制云夏后氏養國老子東序

養庶老子鬲序文王世子于大學言東序是太學亦

有序稱周之東序又曰東膠膠與校蓋同音通用字

大學稱序校猶鄉學名庠而北學亦稱上庠也歌前
之制惟在州遂者然耳

敘

竊嘗謂爲童子師者必先教以古音均之學而後授以詩必先教以爻辰互變之例而後授以易必先教以土地山川之所托而後授以春秋必先教以宮室之制度而後授以禮經人苦禮經之難讀者未明宮室也所稱堂室廟廟之狀如日星之在日其餘揖讓之節酬酢之等不異肩膊胷膈之載於俎米鹽布鐵之陳于肆矣是故揆之爾雅縷釋其名搜之考工備條厥度制作之精散見六經至詳備矣乃漢魏以降師學日多遞承其指毋失其真或泥于一字而亾其

大概或觀于大略而悖于本義竊念經之立言以文
縣則相統以竝見則互列未發之旨其巖躍如究其
舉一可以知三而乃未能深入徒肆多惑明文可證
屏之不取私臆所益苗莠雜陳學者不擇奉爲圭臬
寧于悖經不敢違註舛誤已著必傅會以飾其非其
說之精轉拘牽而障其蘊經學日湮註義亦晦良可
傷也不佞幼從性學去意周程旣知其派上及漢唐
遺文考之賈陸訓詁求于鄭許然而歆向傳經父子
殊詞德聖授禮叔侄異軌說詩之家各有四魯史之傳
各有豈一經之文可備厥論各有所爲是卽各有所非是

以古經之註義長是取文字之解博采所成且速朽
惑于親聞謁襲分之同學遺經之趣洵難漫言與註
是拘寧經是叩參稽之下用以自嚴好我而從亦惟
斯授因念詩音易象述諸碩儒業可師法宮室之制
未育專書說明堂陰陽者其簡已燼述宮宅地形者
所學不經乃考隋史所傳育王城宗廟明堂圖一卷
訪之

四庫已無其書竊比先進擬爲一編成而數之類乎
陽數之老篇協大衍之用始以城者周王敘官首蒙
建國育聲之詠築城爲要堵雉之度郭章之狀宐首

講也次以宮者重門取豫繼以大壯政令所出王居
是重宗廟社稷宮實包之三廟六寢于此畫矣次以
門者左扉之立同諸室拂臬之行或菲其方考諸
翰制門可遺乎次以屋者堂庀之基必合棟宇舍屋
論堂爾倬扼腕四阿兩下象違而通屋制旣定堂室
旣明而宗廟明堂由是推矣次社稷者宮室之造壇
居廟右祀典之大社與郊竝索之遺文其制可證次
宗廟者堂階之制見于路寢五七之說淆于廡偏屏
南毋曲亦所宜辨唐閔名別尙明其同其在于郊首
明堂者宗祀所在羣后所翰重陽敷者隅其室取成

數者个其堂精義所寓庵于說者經文不究制度遂
岐穿鑿傅會客躋主奪以致二九之文僞爲河雒令
金火相竊南司易位職明堂之不講也次以壇者地
乘明堂會則壘土乘龍張鶴典式喬皇開方以計度
脊常矣終以學者辟靡之水天子所臨郊庠州榭及
于庶士舍是而謀不登翰廟要歸于茲竊以自懋凡
此九類研之以精形勢得其修廣義蘊窮諸參伍尸
以禮經實通諸籍以此汲古庶增一綆後有嗜者將
不廢也

